

当代作家丛书

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
图书馆

★藏书★

15
桂雨清

醉女人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醉女人

桂雨清 著

* .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6插页 277000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 000

ISBN 7—5354—0224—0

I·196 定价：4.15元

桂雨清

三十四岁。当过兵，做过九年警察。一九八二年开始文学创作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样样都干。先后发表中、短篇小说二百余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两部。现为天津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，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会员。



内 容 提 要

生活用真与假、善与恶、美与丑漂染着人生的色彩。为找回自己的本色，我们的女主人公，尝尽了生活给予的甜酸苦辣，付出了一个年轻女人所能付出的全部代价，却依旧在迷惘中寻觅。这部长篇小说，以时而委婉细腻，时而澎湃激越的情感描写，精彩地勾划出一个历经磨难的才女大起大落的心路历程，展示出一幅丰呈多彩的社会众生相。小说结构精致，情节跌宕，可读耐看，人物叫绝。

责任编辑 吴 双
封面、插图 方隆昌

目 录

一	被驱出金马巷的“狐精”	1
二	哈雷彗星般的“校园爱情”	19
三	给自己设计世界	37
四	浪漫的车厢夜话	54
五	人活得累是因面具太重	71
六	半吊子主编·名作家·穷光棍·跛姑娘	88
七	情 妇	105
八	金项链和跳遍世界舞	122
九	被拘留的“裸体女郎”	139
十	荡荡浩浩情人岛	156
十一	风流倜傥的小导演	173
十二	假牙和四十三支蜡烛	190
十三	情人岛上的生死悲欢	206

录 目

01280/107

十四	肠断“梧桐雨”	223
十五	《丑陋的金马巷》·《丑巷》	240
十六	荒诞、恐怖之夜	257
十七	沉 沦	274
十八	假男人·疯女人	291
十九	啼笑皆非的闹剧	308
二十	癫狂世界	325
二十一	是人是鬼是妖是魔是怪是神	342
二十二	“醉女人”醒了	359
二十三	色 变	376
二十四	但愿人类爱共永	392
	尾 声	409

一 被驱出金马巷的“狐精”

姚景怡想不到离婚如此简单，男女各持一纸，分道扬镳，如两条曾碰头又各奔东西的鱼，再也不会相见了。

已过哺乳期的女儿绯绯判给男方。羲凤池抱着开始咿呀学语的孩子象托着沉重的铁锭。他后面跟着许多人，都是“帮凶”。其中有副令人厌恶的狰狞面孔，羲七，她的公爹。

满脸稚气的小调解员如例行公事，不愿把心血焊接在这个家庭的裂缝上，当他宣布这个家庭从此在社会上消亡后，便被同事唤去打台球了，走时，两眼闪动着兴奋的光彩。

“臭娘们儿！”羲七扬着硕大无朋的酒糟鼻子，从镶嵌两颗金牙的嘴里蹦出这句话。颠颠着满身的肉，得意洋洋地随着那群人去了。

姚景怡望着那团粉红的肉，象被剜出自己的一颗心，血淋淋地冒着朦胧的白气。后来，当姚景怡打入文坛后，一位颇有些名气的文人说：“是金马巷全体居民强奸了姚景怡这个风流娘们儿。”

从悲痛过度到麻木的姚景怡站在“新潮”时装商店前，痴痴地望着那面镜子，里面呈现出的是风流和近于妖冶的妩媚；人中穴内的红痣如把胭脂溅上一点儿；面容有点憔悴和青黄，眼眶微凹并泛黑晕，无论精神怎么被沉沦到痛苦的潭底，缪斯还是爱怜地抚摸着这位少妇特有的风韵，她毕竟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女人。

在她嫁到金马巷的头一天，老寡妇白玉敏就下了断语：“老羲家娶的是个风流人儿。淫相。男看鼻，女看人中，那红痣子就是个字儿哩。不是咱说话缺德，等着瞧吧！”她剔着灰长的小拇指指甲，又轻按着染得乌黑的烫发，被女人们围在中央，嘴角儿挂着葵花籽儿皮。对于白玉敏的“相术”和那些极有特色的言论，人们都当笑话听。她把自己曾做过三等窑子里妓女的历史，篡改为周旋上层社会的交际花，但金马巷拉过人力车和扛麻包、干杂活的老头儿们，都知道她的绰号叫“小白”，是半倚在门楣上，向嫖客抛媚眼、抢帽子，然后由鸨母蹲坐在门帘外，按时间收费的低级妓女。

话传到羲七耳里，找上门，一巴掌抽得白寡妇脸上掉粉屑，低声地把她骂个狗血喷头。然后，插门再重温旧梦，羲七爷是“小白”唯一的老相好。

羲七爷是金马巷的权威，德高望重，说玄了，是居民的“图腾”。他有段引为自豪的历史和巷名不能分割，虽然是祖宗的精神遗产，但后辈依然有光彩。羲七的爹曾给李鸿章抬过轿子，虽不象《前汉·严助传》上“舆轿而逾岭”说得玄，但羲七的祖上的确把中堂大人抬过泥泞的三条石街道，满腿泥水，一脸欢欣。“好个金马！”中堂大人一声褒赏，便有举子写了匾，嵌在巷口。东洋大炮把巷匾炸飞了，国民

政府又挂了一个，借此征收了不少钱；“文革”时期被砸扁了，改成“金光巷”，前几年又改过来，白瓷片拼成的匾额改成统一的蓝铁牌，羲七说：“牌子小，魂儿在。”

市政建设如火如荼，蝴蝶桥、蘑菇楼、大佛殿都盖起来了，可金马巷却未列入规划版图内，它象个藏在腋下的瘡子，自己知道可别人看不到。金马巷出现了畸型的繁喧；把人骨头唱酥的港台女歌星和粗犷、豪放的京戏“花脸”，

“天津时调”争夺着每一平方厘米的空间。吉它和三弦对抗；喇叭裤轻蔑着能藏几碗米的女人黑绸水裤裤裆；女孩们都象漂亮的“女吊”，故意用头发遮住一只眼，让另一个明眸更鲜活地滚动；男孩摆出成熟的神态，叼着烟学昂首阔步的小雄鸡。半生不熟的精神，杂乱无章的心理层次，明亮又模糊、鲜丽却昏暗，尽管精神文明使劲挣扎进来，但金马巷能接受的只是冰箱、彩电和“雅马哈”诸类的物质。正如净化一盆洗脚水是很费力的事。

膀大腰圆有祖宗遗风的羲凤池是巷内唯一的“文曲星”。翻砂铸件的工人，肌肉发达，尤其是腹部的六块龟背肌极符合健美标准，他大脑沟回里也不都是沙子，白亮的铁水浇出了点儿文学灵感，两篇小小说曾被区里的内部文艺刊物登载。羲七望着被铅字拼凑起的文章，耸着紫红的鼻子称赞，说如时兴过去的科举，中个解元没问题。他自己只认识那个“羲”字。

姚景怡象颗会唱歌的小红流星，划着美丽的弧线一下子便撞到羲凤池的胸膛上融化了。她说自己有才气，但湖西区文化馆的刊物主编刘扬却持相反意见。人们不把她拒绝于文

学门外，委实是因为那张楚楚动人的脸子。“秀色可餐”，从女人臀部获得和激发创作激情、灵感的文人不少。譬如冬天室内无炉火，漂亮的姑娘一进来，冻成冰猴儿的文学男士便觉满室生辉，走近太阳三千里，从北极移至赤道。姚景怡接受羲凤池的吻即是迷迷糊糊却又极为清醒的。迷糊是醉于滚烫的胸膛、发达的汗腺和带有咸味儿的男子的大嘴角儿。因她不是被初吻，所以又能冷静地判断对方是给予还是掠夺。假若，男人过去贪婪而且有意地挑撩情欲，那他肯定和女人接吻过，这需要警惕、止步考验或索性逃走。她满意了，那干热、肉感极强的大嘴唇很笨拙地颤动着，只是有力地压迫姚景怡花瓣般细腻的小嘴。她环揽住他的脖子，半眯起眼望着天边的星星。

“我们在干些什么？恋爱了吗？”她问，鼻孔里喷出温馨的气息。他梦呓般地叫着姚景怡的名字，跌入并没顶于爱河内。

姚景怡到底爱羲凤池什么？当初说是整个人，现在才意识到只是身体。他象匀称、矫健的豹子，绝对男性的纤维组织；当他的身体完全裸露后，她便有一种淡淡地疲倦、空虚感、雄壮的躯壳象缺少一种精神。女人需要男人的一种精神，哪怕是种幻想式的欺骗，女人最不愿实实在在地活着，但却能忍耐。

……“你接触过女人吗？”她平躺在松软的草坪上，牙齿啃着青草的根须。四周是黛绿色筑起的黑暗和寂静，偶尔，能听到树丛那边的流水声。

“没有。”他用微颤的手去系姚景怡的胸衣，又去轻吻她蓬乱的头发，神情很温柔，渐渐消失的亢奋使目光有点疲倦。

刚才他的手指碰到了姚景怡的胸窝。她想笑但忍住了，努力调整思维去摆脱目前的情绪，去想母亲临终前紧紧握住她的手的情景。母亲瘦得如一截枯木，连泪珠都是细小的，父亲跪在床前说着连医护人员都感动的話。想到这里，姚景怡泪水盈盈了，两眼再不象刚才那样跳耀着轻荡的光斑。

“你哭啦？”他有些不安起来，疚愧地望着沾泪星星的睫毛，但作为男人，他是满意的，知道女人事后流泪不见得是伤心或后悔，是辞别处女的特殊仪式，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活动。

“扶我走几步。”她说。再次整好裙裾，倚在他坚实的胸前，默默地向前走；片刻，她又蹲下身，朦胧的月光中能清晰地看到蹙紧的细眉。

“怎么？”他慌张起来。

“不要紧，送我回家。你不懂……处女膜……”她羞涩地垂下眼帘。

……姚景怡真想扯碎那张撩屎都嫌硬的离婚裁决书，那不是存折和请柬，而是一页不幸的人生历史。但她还是保留起来，在咖啡店的圆桌上叠成一只小狗，莫名其妙地无声笑着，然后塞入月牙儿形状的挎包内。里面有绯绯的一张照片。

……她厌恶金马巷。当彩车象蜗牛一样谨慎地开进狭窄

的小巷时，前车轮碾烂了一只盛垃圾的纸箱，立刻飘出几根鸡毛。各种嘴脸、嗓门儿；爆竹的残骸和粉粉扬扬的闪光彩纸屑；比静脉血颜色还深的红纸，上面爆炸着浓黑的墨汁。姚景怡对那个民族最信奉的大字“囍”产生困惑感，马上想起戏曲中永远用不腻的台词：“喜从何来？”两个人变成一体就是“囍”吗？到底两个人能不能够变成一体？一体又是怎么回事？是什么感觉？有什么作用？女傣是位叫大姑的肥胖妇人，头戴着红剪绒花，笑起来眼没有了，只剩下粉红的牙床，活象一头荷兰猪；她的狐臭使姚景怡受不了，一直抽耸着小巧上翘的鼻子。

“同喜！同喜！”她看到公爹羲七的金牙格外黄亮，以前，她只见过两次；那蒜头鼻子也因兴奋而充血，活象涂上蜡的红果。

有人按着只顾傻笑的羲凤池鞠躬。姚景怡感到新鲜并可笑，中国女人的荣耀只有这一天，光天化日下接受男人的大礼。她忍不住笑了，用涂着红甲油的手去掩嘴，同时感受到许多异性的视线都滑落在自己的皓齿丹唇上。谁也不知道她笑的原因：姚景怡是带着胚胎出嫁的，羲凤池毫不含糊地给儿子（或许女儿）三鞠躬。她腹内的肉块已形成三个月了。可再有两月也出不了怀。她的腰很细。

她鬓畔佩着红凤花，上面嵌满光片和金丝流苏。凤是雄的呀？有“凤求凰”的曲子，她不懂，只感到民族的花样儿真多，金马巷更多。中国的民间婚礼和外国真不一样，好象越隆重就越寄托着什么。羲凤池的确搞得挺俗气，俗不可耐，使她全部由别人支配，象布袋木偶。她的父亲姚翰飞自诩是超俗者，尘心已淡，可有时却常去吟诵“十年生死两茫

茫”的词句。他对女儿婚事一概不问。他曾编过几出没有多大反响的戏，饱学的鸿儒。他对女婿只说过一句挺实在的话：“你领走吧，好好过日子。”

能打破门第的市俗观念，姚景怡从“高等华人”区下嫁到金马巷，只此一点，羲凤池便对“泰岳”感恩涕零了。

油烟子薰天，把烟卷儿夹在耳朵上的厨子故意把锅盒儿磕磕撞撞，奏出一串金属鸣响；流鼻涕的儿童；齙着龅牙，乳房绝对发达的姑娘；嚙牙花子，伸脖鹬一样打量新娘的老嫗；卷毛狗儿似的方脑袋；蹩脚气儿十足的漂亮妞……层层次次、铺天盖地——声音、面孔、眼珠儿和牙齿一同压挤过来。

酒臭使姚景怡干呕，但当喝下一小盏酒后，脉搏加速，面颊泛上红潮，眼角儿湿漉漉的，瞅了那个敬酒的男人一眼。挺英俊但肯定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。敬酒时，他曾偷偷捏了姚景怡的手指一下，往上吊的风眼噙着轻浮的戏谑。

“亲个嘴儿！”风眼小子嚷着，把一块糖吊在绳上，叼着的香烟薰眯右眼：“二龙戏珠！”

起哄声中，姚景怡极大方地勾过羲凤池的脖子，在他大嘴角上吻了一下，赢得一片彩声。

“象鹦鹉那样亲，俩脑袋来回地扭。凤池，你没见过外国人怎么亲嘴吗？是咬，半分钟。”风眼小子的白眼珠儿烧得血红，额侧的青筋蚯蚓般凸起蠕动，一把拽过姚景怡，嘻嘻笑着说：“叫声嫂，三天没大小，亲，我看你是亮快人儿！”

“连顺，别没正形。”羲七面呈愠色。

“嘿，七爷，这儿没你公爹的份。”高连顺扬手打个响

框。

“出去！”羲七板起面孔，挥手逐客。

高连顺乘着酒兴，脚踏椅子，挑着拇指说：“七爷，我可是道喜来的。亲嘴算嘛？我要娶媳妇，当众敢摸奶。”

姑娘们都笑起来，老成的女人指点着高连顺斥责不象话。羲凤池很窘地望着面无羞涩的妻子。她觉得很逗。

“回家摸你妈去！”羲七从牙齿里挤出来。

“七爷，你可伤我啦！”高连顺吊眼斜视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闹僵了，我让你在儿媳妇面前栽跟头。”

羲七蓦地站起来，但一时语塞，脸涨成猪肝色。半晌才骂道：“妈的，酒灌狗肚子里了不是？小子，撒酒疯外面去，我陪你。”他对厨子吩咐：“把菜刀递他！”

鸦雀无声，高连顺在众目睽睽下脱掉上衣，转头去看姚景怡，撞到的却是一双噙笑的媚眼，气焰便消减一半。

“怪可怜的。”姚景怡睥睨着他，走到羲凤池身旁，踮脚尖，勾住他的脖颈，旁无他顾地接起吻来，谁都看到那启开的红唇露出了牙齿和舌尖。

人们都感到头顶和脚板发热，心蒸腾在热气里；男人的喉结动着，姑娘都无意识地咬着嘴唇；连老眼昏花人的瞳孔上也蹦出光斑；那位龅齿姑娘高耸的胸脯象缺氧般地起伏，如登上空气稀薄的高空。

“满意了吗？”她问。头紧靠着丈夫的肩。眼里流动着嘲讽和狡黠。

“嫂子，你赏我脸，够意思！”高连顺把衣服甩上肩膀，瞪了羲七一眼，踢开椅子，挤出人群走了。

人们看到羲七的脸由红变白了，新郎也沉闷不语，都觉

得扫兴，找个话题便借口陆续散了。只有羲七痴痴地坐着，扫了儿媳一眼，最终跺脚而去。他的屋在对面。

新婚夜里，姚景怡轻吻着他的脖子说：“我真开心。”

“你呀，这算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算男子汉。”姚景怡把腰一扭，背过身，想让他替她解胸罩：“刚才你把我抱起来，吻个痛快，不就完了。男人没有这份勇气，精神也是自私的。”

“当众做色情表演吗？”他“哧”的一声，揭开胸罩的尼龙扣。但她转过身去，用光滑的脊背对着丈夫。

“夫妻接吻，眼馋的是他们呀！”她调皮地坐在枕头上，慢慢地说：“中国人爱看接吻，是因为嘴和性连在一起。亲嘴，这个词让人听着头皮发麻，接吻就文明些了。我敢说，那个叫连顺的，回去准睡不着觉。”她又格格地轻笑起来。

“想着你去自渎？”他去扳她滚圆的肩头。

“我管得着吗？”她打了他一嘴巴，但很轻。

“他会联想到你的生殖器官。”他也笑了。

“那正是他的可怜之处。精神占有，谁管得着？抱我！”

“真是个荡妇！”他按住她敏感的部位，登时感到燃烧起来，去迎接和制造生命永恒的瞬间……

“你真像个男人。”

“你接触过男人？”

“我爱你……轻些，孩子要抗议啦！”

姚景怡打量着楼角下的那棵法国梧桐，随手拣起一片叶

子，望着上面的筋络自语：“成熟的叶子，叶子成熟了就该落下来，有大地接着，化为另外一种物质，可人们总说这是悲剧。不落叶的树是假树，不落的叶也没有……”她信嘴说着，是在消磨时间，等着姚翰飞，她没有开门的钥匙。

瘦骆驼般的姚翰飞蹒跚走来，头发灰白，满脸倦意，高度近视镜片后目光呆滞，一转动便流露出一不耐凄风苦雨的孤独和寂寞。她望着背微微驼下去，拎着竹篮子的父亲，泪就涌出来了，淌进翘起的嘴角内，很苦涩。自那场轩然大波直到家庭分裂、婚姻解除，她从未哭过。

“爸爸——”姚景怡跑过去，习惯性地翘起嘴，儿时，她就这样向父亲诉说委屈，让父亲的手指拨动着花蕾般的小嘴，直到她露出笑靥。后来父女之间疏远了，不知是何原因。

“爸爸，我回来啦！不走了！”她接过装着蔬菜的篮子。

“我都知道。”他木然地点着头，一张毫无表情的脸，淡漠的口吻里略带责备：“你做错了事，又不认错，我觉得羲凤池有道理。”

“什么道理？他自私。你不该站到他爹的立场上去。”

“我始终对你们的事不过问。我也不希望由法律维持勉强的婚姻。上楼去。”他们走上电梯。

两室一厅的单元是“文联”分配给姚翰飞的，十三楼，采光极佳的阳面；阳台上摆满各种赏心悦目的花卉，还有浪漫的茑萝和紫罗兰。暗红的夕辉撞碎在蕃盛的叶子里，钻出散乱的红色投在绿色草毯上。这里能鸟瞰城市的新貌；立交桥、彩色甲虫般的车辆和飘逸在大厦上端的云。